

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
季节。我独自

来到绿荫葱葱的

五岭山上，沿着熟悉的

羊肠小道，

寻找那块

我常在梦里见到的青石板……

那片绿色

高波文学作品集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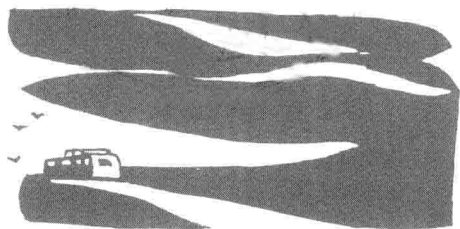
● 高波 著



那片绿色

——高波文学作品集

高 波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高 波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片绿色：高波文学作品集 / 高波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505-0617-6

I. ①那… II. ①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2924号

出 版 人：刘明辉
策划编辑：张 波
责任编辑：金 琦
封面设计：田广元
插 图：王天用
版式设计：张 波
责任校对：尚 杰
责任印制：史凌玲

出版发行者：大连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
邮编：116011
电话：0411-83620442 0411-83620941
传真：0411-83610391
网址：<http://www.dlmpm.com>
E-mail: zdlszhangbo@163.com
印 刷 者：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 mm × 210 mm
印 张：6
字 数：120千字
出版时间：2014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05-0617-6
定 价：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怀旧是思念，是追溯，也是传承，更是历史文化的延续。

每当我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总会在心中涌起激情与澎湃。因为那个年代给予了我们崇高的精神境界，使我们那代青年人担负起了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走进过去的历史，回忆民族的兴衰，感受时代的沧桑，体味人生的苦涩，进而去探寻我们追求的理想。

在生活中，我们渴望美好纯真的爱情，在人生曲折的道路上，我们追求自我与梦想，在生存中，我们捍卫和平。

每个年代都有着不同的主题，然而不变的是，民族的自尊与伟大的爱国热情，所表现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壮举。这是最崇尚的人性美。

我喜欢怀旧，愿写过去的故事，这里有留恋，也有感怀，更多的是去追寻一种精神，一种振奋向上的精神。小说《那片绿色》被业内专家比喻是军人版的《山楂树之恋》，它讲述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部队大院一对军人子女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他们把理想和爱情交织在一起，他们爱得高尚、爱得深沉、爱得真挚、爱得潇洒，他们是纯真的一代。从他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高度军人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牺牲精神，着实让我感动。

抵御外寇、血洒疆场、不辱使命、英雄豪迈，那个年代留给了我们太多的催人泪下的故事。

在我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我始终坚守一条，就是讴歌时代的主旋律，把美好动人的故事说给人听，因为这是一种品质，一种责任，一种境界，更是一种对社会的承诺。

作 者

目录

NAPIAN LÜSE

那片绿色	001
上海1942	020
情怨	042
妈妈的婚事	053
山妹	062
一个“海南丢”的故事	077
洪湖歌女	090
女战俘	104
我是二百师的	113
一个遥远的渴望	125
梦回大院	130
风雪夜行人	137
高尔基路一家人	142
黄花劝	155
草原之恋	170

那片绿色

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我独自来到绿荫葱葱的五岭山上，沿着熟悉的羊肠小道，寻找那块我常在梦里见到的青石板。走向山顶，拨开身边的杂草树叶，一只蓝绿相间的蝴蝶，展开它美丽的翅膀，不停地在我眼前飞舞。远远地，我看见了那块青石板，多年的风蚀雨淋，它已不再光泽，石板上生满了青苔，显得那么苍凉和孤独。我疾步贴近它，俯下身轻轻地抚摸着它的“脸颊”。

我将手中采集来的山野花，编成一个“心”形，端正正放在石板中间。我心里不停地念叨着她——十几年来，我心底的那个她。在这块青石板上，我与她相依而坐，谈理想、谈人生、谈孩时的顽皮。然而，最后留下的只是那一串串初恋时的回忆。我知道，如果没有那一段南疆战火，我们一定走到了一起，分享这里的阳光与绿色。可是，那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了我们金色的恋情。……不知不觉，已过了晌午，山脚下的军营传来了午饭号声，我静坐在那块青石板上，不愿离开它。凝望那片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军营，听战士们唱着激昂的军歌，我不由得陷入



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002

1984年，我被调到位于五岭山下的东北某部队，任政治部新闻干事。这个部队的营区四面环山，空气清新，环境十分幽雅，是个静心写作的好地方，也非常适合我爱静的性格。我爱绿色，因她有生命感，她自然纯朴，不喧闹。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绿色的军服，绿色的营房，绿色的军车，伴随着我度过了童年、少年。

我报到那天，去食堂吃午饭时，一个熟悉的笑声在我耳边响起。我扭过头一看，惊讶道：“是你，袁娜。”袁娜，是我儿时的伙伴，我和他哥哥袁理是小学的同班同学，我们在大院里一起长大。我们大孩子在一起玩时，嫌袁娜小，不愿带她，她总是哭着鼻子磨我：“涛哥哥，别丢下我，好吗？”每每这时，我心就软了下来，把这个小不点拉进大孩子圈，一块玩游戏。光阴荏苒，没想到，又

在这里遇到了她。袁娜端来饭菜，坐在我旁边，边吃边唠。袁娜告诉我，她现在在司令部门诊部任司药，今年年初提的干。她故作诡秘地说：“你没报到之前，我就从干部科那里知道了你要调到政治部工作。哎，去年我在省报上看了你的那篇小说《赫尔山谷里的枪声》，嘿，蛮有男人味的。”

说实在的，在这个远离市区的山沟里，偶遇儿时的小伙伴，初来时的寂寞与孤独感，即刻消失了。打那以后，袁娜三天两头到我宿舍玩，同舍的王干事或许是嫉妒或许是羡慕，说：“袁娜是咱们机关里最年轻漂亮的女军官，又是高干的女儿，平时高傲得不得了，那眼睛总是斜着看人，谁敢高攀这个花枝啊。自从你调到宣传科后，她换了个人似的，在你面前没了脾气，像个乖小鸭。”我笑着告诉他，我们两家住在一个大院里，父辈在一起共事多年，我们只是儿时的小伙伴罢了。

袁娜确实长得很美，白皙的皮肤，圆圆的脸蛋，月牙形的柳叶眉，高高的鼻梁，短发，额头前留着几根浅浅的发丝，中等个，苗条的身材，穿上绿色的军服，更显青春靓丽，飒爽英姿。她小时在文化宫学过舞蹈，走路形成了八字步。

在宣传科里，我是小字辈，经常下基层采访撰稿，有时报社和杂志社稿件催得紧，加夜班是常有的事。袁娜见我时常早上不起床，不吃早饭，她就从食堂打来热腾腾的饭菜，在我们宿舍门前喊：“懒虫，起床，太阳晒到屁股喽！”每每吃到她送来的饭菜，心里总是热乎乎的。一次，袁娜端来一碗热汤，神秘地说：“这可是神丹大补

汤。”我听后纳闷地问：“你吹牛吧？”袁娜笑着，一脸自豪地告诉我，是她到山上村民家里买来纯正野山参，在村民的指点下熬制成的。我问她这要花很多钱吧，她娇滴滴地朝我一笑，扭头便跑了出去。

这年冬季，军区在A战区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红蓝军对抗演习，政治部领导叫我前去采访。这是一场合成军实弹对抗演习，总部和军区首长亲临现场观摩。军区投入了两个整编装甲师及一个直升机大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地对空导弹团参加这次演习。

我每天乘坐越野车，穿行于红蓝军集结地域。那时正值寒冬，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为准确报道演习实况，我就和战士们一起睡帐篷、猫耳洞。实弹对抗演习在炮声隆隆中拉开了序幕，场面十分壮观。歼击机俯冲发射空对地导弹，弹无虚发；直升机在这次演习中首次发射新型反坦克导弹，发发命中目标。步坦协同，空地协同，初步体现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合成训练水平。

我将演习实况向军内报刊发了多篇消息报道，引起了国内外军事专家的高度重视。外电评论，这是中国军队真正步入现代军事理念的开端。演习刚结束，我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部队将我送到A战区野战医院。X光片显示我得了肺炎，一天打两个点滴。袁娜知道了，从千里之外的五岭山赶到医院。她一迈进门，就抱怨地对我说：“你总是玩命，想吓死我是不是啊？”我分明看见她的眼眶里噙着泪水。她扒开橘子皮，将橘子瓣放在我嘴里，说：“你们科长告诉我，因为你很好地完成了这次军事演习的新闻采访任务，你受到了军通令嘉奖，并荣立三等功。”

我俩兴奋地击掌以示庆贺。

寒冷的冬天过去了，伴随着山上鸟儿叽叽喳喳的啼叫声，暖春来临了。山间的积雪渐渐开始融化，汇成条条小溪涌入五岭山脚下的一条黑河支流。

我调到师政治部的宣传科一年了，师首长对我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政治部孙副主任在机关年终总结表彰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他说，李涛同志是我部难得的人才，肯吃苦，勤钻善研，善于捕捉军事领域中的新动态，熟悉了解部队的基层生活，发表的许多新闻稿件和文学作品质量都很高。听了首长这番评价，我的心里挺满足的，感到这一年没白辛苦，然而，更高兴的是袁娜。

最初，我心里一直将袁娜当成妹妹，她二十岁，我二十四岁，我对袁娜的印象，仅仅停留在孩童时期的记忆，满脑子都是过去的顽皮与天真。如今，袁娜已不是那个活蹦乱跳，扎着两根小辫子，哼着童谣，跟着我们大孩子屁股后面玩耍的小姑娘了，而是一个青春似火的女军官，是到了可以选择自己恋人和人生未来的时候了。每当我看到她向我投来那束火辣辣的、含情脉脉的目光，我的心里便有种无法名状的悸动。

那天吃完午饭，袁娜约我上山散步。我俩沿着崎岖的山路，说说笑笑向山顶走去。山上长满了茂密的白桦树、落叶松。袁娜告诉我，她和门诊部的女孩子们经常上山玩，到秋天时漫山遍野地采榛子、割野菜。说着说着，袁娜唱起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歌声悠扬欢快，像暖暖的春风扑洒在脸上，令人陶醉。在坡顶上一

块光滑的青石板上，我们相视而坐，沉默了良久，还是袁娜先开了口：“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吗？我哥模仿电影《地道战》里的汤司令，你模仿高全宝。我哥哥竖起大拇指说：‘高，实在是高。’你拿起了木制手枪，对准我哥哥，嘴里叫着‘叭叭’，我哥应声倒下。”我顺手拔了根青草，放在嘴里咀嚼着，感慨万分地说：“十多年过去了，那是多么无忧无虑的年代啊！”袁娜用拳捶了一下我的背，说：“你上小学的时候很顽皮，把我家的玉米苗根拔下来，又用浮土原样埋好，惹得我妈好顿生气。”听罢，我仰脸大笑，说：“你哥哥在我上学的路上，挖陷阱害得我划破了脚趾，鲜血直淌，我能不回敬吗？”袁娜此时的表情显得尤为欢畅，她望着山脚下的营房，说：“你上了中学才像个大哥哥，有理想，有才气，长得帅，是咱们大院子女的偶像。”袁娜转脸对着我，眼睛窃视着我的表情。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她的眼神让我发烧，我故作镇静地说：“没有那么夸张吧。”

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袁娜的情影，不停地徘徊在我的脑海中。每每看到她对我流露出钟情的目光，我的心便微微地颤抖，血在慢慢沸腾。她的柔情，她对我的关爱、体贴，尤其是她那妩媚的一笑，显得纯真而质朴，她的点点滴滴感染着我。日复一日中，我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上袁娜了。

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午饭后，我都与袁娜上山散步聊天，真像一对形影不离的情侣。记得有一天，天色阴霾，时而下起沥沥细雨。我担心后面有大雨，山路湿滑不安全，所以不打算与袁娜上山散步。袁娜执意要上山，我

拗不过她。我俩又坐在了那块不知道坐过多少次的青石板上，彼此有说不完的新旧话题。她突然表情严肃地对我说：“你以后少到门诊去，那帮女孩野着呢。”我不屑地说：“我看你，又不是看别人。”她故作嗔怒地瞪了我一眼说：“你没有看到，咱俩在一起时，她们嫉妒得要命。那个从军区歌舞团下来的‘小浪包’陈丽，看你的眼神就不对劲，直勾勾的，烦死人了。哎，你知道吗，我们门诊部的姐妹们都夸你才貌双全。哎，你挺有魅力的呀。她们还说……”袁娜面颊顿时起了红晕，支支吾吾地不往下说了。“她们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我迫不及待地追问。袁娜小声说了句：“她们说咱俩门当户对，天生的一对。”我们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神。我心里想，或许她们的猜测是对的。这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我急忙搀扶着袁娜往山下走，可是雨太大，路又滑，我们只好躲在一个只能容下一人的岩洞里避雨。我抱怨道：“你呀，就是不听我的话，淋个落汤鸡就好了。”她哧哧一笑说：“这可是天然浴。”大雨还是不停地下，袁娜浑身冷得直打战。岩洞狭小，两个人的身子几乎是贴着。我似乎感觉到了她的心在怦怦地如琴弦般地跳跃着，还有她那急促的呼吸声。她轻轻地说了声：“我好冷。”我们默默相视，彼此的眼神里充满了爱的火焰。袁娜慢慢闭上眼睛，展示着她的柔情和妩媚，我感到了她的坦诚与质朴——她值得我爱，我不应拒绝她。

我将她轻轻地揽在怀里，此刻，袁娜的脸上露出了甜甜的、幸福的微笑。她将脸贴在我的胸前悄声问我：“你喜欢我吗？”我用手擦去她脸上的雨珠，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王干事一反常态，带着责怪的语气对我说：“李涛同志，现在机关里到处传你和袁娜的事，说帅哥伴美女，整天漫山遍野地谈情说爱。政治部的领导都知道了，你小子等着瞧吧，有你好看的。”我不以为然地回答他：“我和袁娜两小无猜，一个院儿长大的。难道我们在军营里谈情说爱犯法吗？”果不其然，第二天上午，政治部孙副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是一位正统而又倔强的“三八”式老革命，黝黑的面孔，高高的个头，像座铁塔似的威坐在椅子上，表情十分严肃。我成立正姿势站在他的办公桌前，浑身直冒虚汗。孙副主任拍着桌子怒斥我：“你小子，好大的胆子，天天领着门诊部的姑娘穿山林猫山洞，搞什么鬼名堂。你们是干部子弟，多少人都看着你们，部队不是培养花花公子的温床。你们都很年轻，要把心思用在工作和学习上。你看你，取得点成绩就翘尾巴啦？交女朋友，谈情说爱，要分个时间和场合，我们这是军营不是花园影院。一天恨不得见八遍，没出息。”我欲争辩两句，却几次被他那洪亮的嗓音压了下去，一通训斥后，他又心平气和地对我说：“我们也是从年轻时过来的。当年我和你阿姨是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相识的，因为我们志同道合呀，在延河边见了短短几次面就把这门婚事定下了。最后，不也是走到一起了嘛！黏黏糊糊，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们都认为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不要把精力投放在卿卿我我的时光里。政治部党委下步打算把你送到南京政治学院进修，今后，你要严格要求自己呀。”我认为，孙副主任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他是担心我沉迷于爱情而影响工作。我未做任何辩

解。离开时，我向这位令我敬佩的长辈，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谢谢首长的关心与栽培。”

午饭后，袁娜约我出去散步。我告诉她今后咱俩少见面，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袁娜不解，问我为什么，我把孙副主任对我的批评和大家的议论全盘讲给她听。她气愤地使劲跺着脚说：“都八十年代了，还搞爱情禁区，一群老古董！”我极力去劝她，她扭头不理我，径直朝女军官宿舍楼跑去，边跑边擦眼泪，我猜她一定很伤心。

晚上，我给她打电话，想耐心向她解释一下，她扯着嗓子带着哭腔对我说：“你害怕了是不是？你是个胆小鬼，伪君子！为了你的事业，你忙去吧！”然后， she 就把电话挂断了。

星期天晚饭时，袁娜没来食堂吃饭，我就问她的同事陈丽，她告诉我说，袁娜下午穿便装进城了。袁娜从来没有穿便装逛街的习惯。天渐渐黑下来，一个女孩子独自外出，天黑不归队，我的心开始忐忑不安。我立即到机关车队叫了一台吉普车，司机拉着我急速向市内驶去。

这是一座四面环山的中型城市，入夜的市区车水马龙，霓虹灯闪烁，我琢磨着袁娜一定躲在哪个饭店里自饮自醉。我从市里最繁华的三里湾大街开始逐个饭店寻找。临近午夜，我在一个装饰颇为华丽的饭店里找到了袁娜。此时，她已喝得酩酊大醉，倚在靠近墙角的餐桌旁，桌上放着四个空啤酒瓶子。她邻桌有两个穿着喇叭裤、花格上衣，戴着茶色眼镜，流里流气的年轻男子，在那儿推杯换盏。其中一个借着酒劲，色眯眯地盯着袁娜，说：“这个漂亮的小姐，八成是失恋了吧。来，让哥哥过去瞧瞧。”

这小子说着，起身摇摇晃晃接近袁娜，伸手要摸她的脸。我疾步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手，用力一扭，向后一掰，这小子疼得嗷嗷直叫，我手指着他的鼻子警告他：“你放尊重些。”他的同伴要逞能，撸胳膊挽袖子凑了过来。这时，饭店老板赶紧过来打圆场：“和气生财，和气生财。”我拉起醉醺醺的袁娜离开了饭店。

在车里，袁娜倒在我怀里，神志略有些清醒，她用嘴使劲咬着我的肩膀，不停地抽泣。我不能责怪她，打小我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妹，如今又依恋相随。她现在这副样子，原因在我，我真浑，她差点被两个无赖流氓所戏弄。我心里不停地埋怨自己。此时，我任凭袁娜的拳头不间断地捶打我的胸脯，让她发泄。

为躲避机关对我和袁娜喋喋不休的议论，我几乎天天下基层采访写生，甚至有时吃住在部队。我和袁娜约定每周见一次面，每隔一天通一次电话。虽然少了些花前月下，却多了些彼此的牵挂与思念。就这样，在繁忙中，又度过了一个温暖的春季。

一个烈日炎炎的上午，政治部孙副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的态度十分温和。我敬过礼后，他招呼我坐在沙发上，随后微笑着对我说：“小李呀，你近期的工作很有起色，你发表的稿子，不论是新闻报道还是文学作品，有高度、有激情，反映了部队的精神风貌。政治部党委对你的工作比较满意，部党委研究，经请示上级组织同意，决定派你到南京政治学院进修一年。袁娜在医院门诊部干得也不错，后勤部党委决定保送她到上海军医大学学习临床专业，毕业后当医生。你们两个都出身干部家庭，一定

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不能辜负组织的培养和你们父辈的寄望，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一代。”我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了。我站到首长面前，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谢谢首长的关心和厚爱。”

傍晚，我与袁娜又相约来到五岭山，依坐在那块青石板上。此时，夕阳如血，映得草木树间红彤彤的，陡岩壁下，是潺潺不息的泉涌小溪。袁娜头靠着我的肩膀，手里拿着茛苕草不停地弄我的鼻子，眼神中流露出对未来的憧憬，她喃喃地说：“你去南京，我去上海，相隔不太远，你一定常来看我。毕业后，我打算还是回到咱这五岭山下的部队医院，我爱这片绿色，更爱这绿色的军营。因为它培养了我，造就了我。那你的选择呢？”她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我握紧她的手，满怀激情地说：“让我们把青春和未来献给这金戈铁马的绿色人生吧！”

临去学院报到，组织上准我们两人一周假，回家看看。我俩赶紧收拾好行囊，乘火车一路欢声笑语，回到了三江市的家里。

我家和袁娜家同住在三江市守备区首长大院，两家前后院。我父亲任守备区政委，她父亲任守备区副司令员，都是从抗战时期走过来的老同志。

第二天上午，我去袁娜家看望她的父母。袁娜高兴得像个欢快的小天鹅，又是沏茶又是削苹果。袁娜的母亲张阿姨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夸奖我：“你和袁娜的事，我和你袁叔叔都知道了。袁娜这孩子还真有眼光。”袁叔叔端起茶杯，郑重其事，像指挥官发布指令似的，掷地有声地说：“小子，我和你爸爸商量过了，你们俩两小无猜，